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LIBERAL PLURALISM 自由多元主义

[美] 威廉·盖尔斯敦 著
佟德志 译



凤凰文库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LIBERAL PLURALISM 自由多元主义

[美] 威廉·盖尔斯敦 著
佟德志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多元主义/[美]盖尔斯敦著;佟德志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8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ISBN 978-7-214-04905-6

I. 自... II. ①盖... ②佟.... III. 自由主义-研究

IV. D0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8736 号

Liberal Pluralism

Copyright © 2002 by William A Galston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2005 by JSPPH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3-044

书 名 自由多元主义

著 者 [美]威廉·A. 盖尔斯敦

译 者 佟德志 庞金友

责任编辑 王翔宇

装帧设计 武 迪 姜 嵩 许文菲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盐城市印刷总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960mm×1304mm 1/32

印 张 5.75 插页 4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印次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4905-6

定 价 1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凤凰文库学术委员会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叶秀山 刘东 江晓原 许纪霖 杜继文
李学勤 李强 汪晖 张一兵 张海鹏
陈众议 郭齐勇 洪银兴 钱乘旦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主任 谭跃
副主任 陈海燕 吴小平
成员 刘健屏 黎雪 张胜勇 王瑞书 吴星飞
顾华明 姜小青 黄小初 顾爱彬 刘锋
余江涛 吴迪 吴源 胡明琇 章祖德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主编 许纪霖
项目总监 刘健屏
项目执行 蒋卫国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特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献给 9.11 事件中的牺牲者及英雄们

危难之时显美德

——弗兰西斯·培根

译者的话

自由多元之间

——盖尔斯敦自由多元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价值多元主义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兴起格外引人注目，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政治思潮的走向。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价值多元论吹响了价值多元主义的号角，此后，以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斯图亚特·汉普舍尔(Stuart Hampshire)、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史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米切尔·斯多克(Michael Stocker)、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马莎·努斯堡(Martha Nussbaum)、查尔斯·拉莫(Charles Larmore)、约翰·格雷(John Gray)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逐渐开始在思想界为价值多元主义摇旗呐喊，极大地壮大了价值多元主义的声势。

价值多元主义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不可避免地使其与作为主流思潮的自由主义发生勾连。理查德·白拉米(Richard Bellamy)即指出，“从许多方面来看，多元主义既是自由主义的产物，也是它的一个问题”。^① 面对多元主义，尤其是价值多元主义的挑战，自由主义能否

^① Richard Bellamy, *Liberalism and Pluralism, Towards a Politics of compromise*, Routledge, 1999, p.10.

做出回应，在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实现包容，甚至是通过多元主义加强自身理论的合法性就成为自由主义者面临的严重挑战之一。

基于此，西方学术界对自由主义与多元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从伯林的《自由四论》开始，中经乔治·克劳德（George Crowder），最后由盖尔斯敦做了一个集大成式的总结，完成了自由多元主义的综合命题。通过自由多元主义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样式，自由主义一方面回应了多元主义的挑战，再一次论证了自身在当代西方的活力；另一方面，它亦在这一过程中吸收了多元主义的某些命题，实现了理论的自我更新。

在自由多元主义的研究当中，美国学者盖尔斯敦无疑是比較显眼的一位。作为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盖尔斯敦的著作为人所知，不仅因为他是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主任，马里兰大学哲学公共政策研究所主任，同时还得益于他曾在公共部门服务的经验：从1993年到1995年，他曾担任克林顿总统的国内政策助理。因此，融理论思考与实践体验于一炉，盖尔斯敦的自由多元主义深得个中奥义，在西方知识界享有一席之地。

在本书中，盖尔斯敦为某种版本的价值多元主义进行了辩护，在反击约翰·格雷（John Gray）的基础上再一次论证了自由主义与以伯林首倡的价值多元主义之间的兼容关系。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盖尔斯敦认为，价值多元主义加强了某种形态的自由主义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更新了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增加了自由主义的多元面向，形成了所谓的自由多元主义。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盖尔斯敦探究了他主张的自由多元主义对于政治协商、政策制定、公共制度的设计、政府合法权威的分配、宗教制度、公民社会、父母与家庭以及个人的重要意义。

深入而不失明快，翔实而不失清晰是本书的一大特色。盖尔斯敦以一个哲学家的角度为普通人提供了一种思考。《哲学评论》的书

评文章指出，“这是一项重要的任务，盖尔斯敦的工作既优雅，又清晰”。《政治学观察》的书评文章认为，“盖尔斯敦在《自由多元主义》一书中对价值多元主义的阐释既有趣又令人信服”。

一、诸神狂欢：自由多元主义的价值框架

面对气势汹汹的多元主义，自由主义能否提供一个框架接纳这位“后宗教改革”时代的不速之客？在《自由四论》一书中，尤其是在“两种自由概念”一文中，伯林就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做出了重要的解释。伯林认为，人类的价值观与文化是多元的，这些彼此冲突的价值与文化体系不能被统合为一个体系，对他们进行排序是不可能的；自由主义可以从多元主义中推导出来，消极自由的价值就在于价值多元的事实。消极自由是指，不受外在的强制或约束所羁绊的个人，在众多相互竞争的善的观念或有价值的生活方式中为自己选择的能力。这样，伯林就在“消极自由”与“价值多元”这两大支柱性理念之间实现了沟通，从而在价值多元主义的语境下论证了自由主义的合理性。

伯林两位一体的完整理论体系受到了格雷的置疑。格雷明确指出，伯林的两大支柱性理念不能相互结合；我们越是推崇价值多元主义，就越是倾向于削弱作为至善的消极自由的地位；我们更不可能赋予消极自由以字典序列式的优先权。自由，无论是积极自由，还是消极自由都无法凌驾于多样性之上。格雷坚持认为，自由的优先权被价值多元主义削弱了，以消极自由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仅仅具有局部性的权威。^① 格雷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伯林对价值多元主义的论述是正确的，自由主义就难以继续要求其普世性，更不能以唯一合理的政治组织形式自居。

盖尔斯敦不同意格雷的论点，他认为，伯林的多元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有限的多元主义。与激进的多元主义不同，有限的多元主义认为，

^① John Gray, *Isaiah Berl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152.

尽管冲突的价值没有不能按一个标准进行排序，但有一些基本价值是不可或缺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伯林所声称的多元实际上是一种有限的多元，它存在一个底线，即“必须维护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伯林指出：

如果我们不想“贬抑或否定我们的本性”，就必须维护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我们无法享有绝对的自由，因此必须放弃一些自由以保全其他自由。但是完全地放弃自由，就等于自我挫败。那么，这个最低限度应该是什么呢？那就是，抛弃了它；就等于违背我们的人性之本。^①

实际上，伯林的努力在于进一步压缩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从而找到一种最低限度的普遍主义，它既可以消解国家的扩张，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政治共同体提供底线认同。因此，伯林特别强调了选择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日常所体验到的世界，是在同样“终极”的目的和同样“绝对”的需求中有所抉择的世界，其中某些目的和需求的实现，必然会选择其他部分。其实，人类所以要如此重视“选择自由”的价值，也正因为人类就是处在这样的情况下。^②

格雷对这种“选择自由”不以为然，认为它并不会在价值多元与消极自由之间建立沟通，其原因就在于“如此选择的生活方式，其中的选择行为并没有依据特殊的意义。将选择行为提升到人类善的中心位置，不可能是人类生活普遍特征的一个推论，也就是说，选择所承担的角色并不能使我们成其为人；它也不是来自于不可通约价值的多元主义论题中。^③

一如罗尔斯与诺齐克之争或是罗尔斯与哈贝马斯之争，伯林与格雷的争论构成了上个世纪末西方哲学的一道独特景观。盖尔斯敦无疑是

^① 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126.

^② 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168.

^③ John Gray, *Isaiah Berl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160-161.

站在伯林一边的，这成为盖尔斯敦本书的出发点。在盖尔斯敦看来，多元主义强调差异与宽容，这与自由主义的基本要求两相契合，为自由多元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盖尔斯敦从三个方面拒绝了格雷对自由主义的指责，捍卫了伯林的观点，重申了自由主义与多元主义之间的和谐。他指出，就观念性的判断来看，价值多元主义与消极自由是一致的，他支持消极自由、这与伯林所见略同；就经验的事实来看，在一个拥有出版自由、政府的治理能反映人民呼声的政权中，格雷所谓的对人的尊严基本等原则的毁灭性破坏是不存在的。^①

盖尔斯敦极力解释，他主张的自由多元主义既不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至上主义的，亦非古典自由主义。实际上，他所谓的自由多元主义是在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合了多元主义形成的一个变种。这就决定了盖尔斯敦开列的善是吝啬的。他所开列的基本的善极为谨慎地申明了合法的多样性的领域，包含了个体对美好生活、公共文化以及公共目的等问题的观念。这一系列合法的多样性不仅规定了个人自由的范围，而且也规定了协商与民主决策的范围。

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出发，盖尔斯敦再一次确认了伯林等人倡导的价值多元主义，它构成了自由多元主义的价值维度。也就是说，自由多元主义的价值观是多元主义的，它反对任何形式的一元主义；而且，自由多元主义的价值观存在着基础，它又拒绝任何形式的相对主义。

盖尔斯敦实际上是重申了伯林的价值多元主义。他认为，在基本善的范围之外，存在着大量真正的善，它们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而且不能以一般的尺度来衡量。对于良善生活的观念、公共文化和社会目的的观念，个体的选择千差万别，其多样性存在着一定的合法性。没有一种善能够享有完全的优先性，不同的人，或在不同情况下，善的序列是具体的。没有一个善或价值，或者一套善或价值，在指导行为时，在任何情况

^① William A. Galston, *Liberal Pluralism: The Implications of Value Pluralism for Polit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63—64.

下都是高于一切的，不同的善在不同的环境下享有具体的优先权。^① 这样，盖尔斯敦就将自由多元主义同一元主义区别开来。

在盖尔斯敦看来，价值多元主义试图描述规范世界的实际结构，这使它不同于相对主义。尽管人们无法将客观的善进行排序，但仍然有一些善属于基本的善，它构成了任何一种值得选择的人类生活观念的组成部分。价值多元主义有一个理性的基石能够界定个人生活和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的范围。在这一点上，盖尔斯敦认同了哈特(H. L. A. Hart)关于“自然法的最小范围”的观点，^②亦认可了斯图亚特·汉普舍尔的“限制条件”理论。^③ 对基本善的澄清使盖尔斯敦在拒绝一元主义的同时亦拒绝了相对主义。

在以价值多元主义为自由多元主义提供辩护的同时，盖尔斯敦进一步以政治多元主义为自由多元主义提供了政治之维。盖尔斯敦认为，我们的社会生活包含着权力和主权的多种来源，比如个人、父母、团体、教堂、和国家机构以及其他等等。其中，没有任何一个来源对所有的目的、在所有的场合都占主导地位。政治领域的多元主权理论强调了重迭权威的存在，而每一种权威都无法在所有的情形下要求优先性，某一个体或某一特殊情形会对多元权力进行取舍和排序，但这一取舍和排序不具有普适性。这样，盖尔斯敦就将廓清多元权威的使命交给了特定的矛盾，从而使自由多元主义更具有适应性。

在盖尔斯敦看来，价值多元主义与政治多元主义是互相促进，互为补充的，他们共同在表达自由的基础上决定了自由多元主义在制度和文化方面两个维度。他将这种互动关系归纳为：

道德多元主义支持不应该把国家视为全能的观点，而政治多元

^① William A. Galston, *Liberal Pluralism: The Implications of Value Pluralism for Polit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30—31.

^② H. L. 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Oxford: Clarendon, 1961, pp.189—195.

^③ Stuart Hampshire, *Morality and Conflic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55.

主义则帮助界定和保护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内，价值的多样性可以转化为丰富多彩而有意义的人类生活。^①

建立在价值多元主义(value pluralism)与政治多元主义(political pluralism)基础之上的自由多元主义形成了对公民的独特看法，它构成了自由多元主义的第三个重要理论来源，即表达自由(expressive liberty)。盖尔斯敦赋予“表达自由”以新的内涵，认为表达自由是指没有某些个体对其他人强加限制，使受到影响的个体不可能，或是难以按照他们自己对生活意义与价值的深层信仰安排自己的生活。表达自由对公民有一个前提性的要求，即人们需要根据自己对美好生活的理解而行动，而有些善的生活又是你不能苟同的，这时，那些自我约束的内在规范就显得尤其重要。

在价值多元、政治多元与表达自由的基础上，盖尔斯敦进一步申明了自由多元主义的基本内涵。其中包括了法治、平等的公民资格、分配的正义以及平等的权利主张等基本的要素。

仅以平等观来看，盖尔斯敦实际上是要在自由主义与多元主义之间做出均衡。自由多元主义平等观是建立在公民资格的基础上的，即公民能力不能进行不均衡的分配，公民权利不应该不平等地享有。为了保证这一点，盖尔斯敦认为，作为国家，它需要保证共同体的成员享有平等的社会最低权利，以满足他们基本的需求，参与体现公民资格的活动。在保证最低权利的基础上，自由多元主义的政策亦认可在平等与不平等之间建立最恰当的平衡。这种平衡包括将贫富差异限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或是通过政策对财富的积累和遗产的继承课以重税。总的来看，“没有一个普适性的理论可以帮助共同体以统一的模式解决此类问题；只要

^① William A. Galston, *Liberal Pluralism: The Implications of Value Pluralism for Polit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38.

在由公众选择表达的公共优先权的引导下,合理的解决办法可以林林总总”^①。

另外,在本书当中,盖尔斯敦还阐释了自由多元主义对待差异与自治的看法以及对待社团的态度,构成了我们认识其自由多元主义的基本内容。

1. 自治与差异

盖尔斯敦将自治与差异视为自由多元主义的两个基本概念。人们一般会认为,自治与差异结合在一起并相互补充:自治活动产生差异,而差异的事实保护和培育自治。然而,盖尔斯敦并没有如此乐观,他更多地看到了两者之间的不协调。盖尔斯敦指出:

在实践中,在诸如教育、结社权和宗教自由等有争议的现实问题上,它们有迥然不同的指向。许多此类的争论也的确可以理解为这两个原则间的冲突。具体而言,把国家权力置于个人自治之下的结果会破坏个体的和组织的生活,个体和组织如果不破坏其同一性的最深层次的源头,就不会,也不能按照这一原则安排事务。^②

这里正存在着被盖尔斯敦称为“差异的悖论”(paradox of diversity)的情形:“如果我们坚持认为每一个公民组织都映像一个超越于政治共同体之上的原则,那么,组织间有意义的区别就差不多烟消云散了;制度上的一致性打碎了社会的多元性。”^③

差异悖论的存在无疑造成了一种双重困境,从国家角度来看,积极地推行所谓的“普遍公共准则”不但于事无补,而且有走向斯巴达式的全

^① William A. Galston, *Liberal Pluralism: The Implications of Value Pluralism for Polit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30.

^② William A. Galston, *Liberal Pluralism: The Implications of Value Pluralism for Polit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1.

^③ William A. Galston, *Liberal Pluralism: The Implications of Value Pluralism for Polit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0.

能国家的危险；就个体和组织来看，国家的这种行为可能会使具有道德合法性的个体及组织实践在一定程度遭受同质化的压力。正如金里卡所描述的那样，这一悖论使自由主义面临挑战，成为“由主义者在任何一个国家面临的任务”，即在承认一个安全的文化背景对于选择的重要性的基础上发现一条在不毁灭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情况下使它走向自由化的道路。^①

然而，在盖尔斯敦看来，金里卡(Will Kymlicka)试图调解组织差异和个体自治的努力是失败的。他引坎德兰·库卡萨斯(Chandran Kukathas)为同路，而后者认为，一旦某种公共价值占据了主导地位，社会就会被引上干涉那些不接受这些价值观的群体的道路，大的团体可能会以重视个体选择为由强迫少数文化变得更加自由。^②而盖尔斯敦对金里卡的批评可能更加尖刻，认为金里卡所谓的自由化“在许多情形下都等于强迫一个基本的群体认同发生变化；事实证明，这种自由化与越战时代人们毁灭村庄是为保护村庄的原则在文化意义上是相同的”^③。

为了避免这种潜在的同质化，盖尔斯敦试图使国家更加独立于种种差异之外，从而在诸种对立与冲突的价值中保持中立。盖尔斯敦呼吁，应该认真对待差异，差异的存在不仅是客观的，而且差异的存在影响深远，根深蒂固。差异的价值既是工具性的，又具有内在的价值。盖尔斯敦试图重新定义自由主义，即“自由主义是有关对合法差异的保护”。^④这种强调差异的自由主义体现在公共的原则、制度和实践中就是要在自由社会所必需的一致性要求的基础上为个体和群体差异的设定提供最

^① Will Kymlicka, *Liberalism, Community, and Cul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70.

^② Chandran Kukathas, “Are There Any Cultural Rights?” *Political Theory* 20, I February 1992, p.122.

^③ William A. Galston, *Liberal Pluralism: The Implications of Value Pluralism for Polit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2.

^④ William A. Galston, *Liberal Pluralism: The Implications of Value Pluralism for Polit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3